文游台
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刊头题字:殷旭明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到外婆家歇夏

□ 陈其昌

东大街(即人民路)367、369号,是我外婆家。外婆40多岁守寡,每年农历七月左右,我与母亲坐人力车到王谷丞(三太爷)家,外婆在此租住了两间半王家的房屋。半爿是过道,可放桌子吃饭。少年歇夏乐,美在大淖边。踏访大淖河边(从1962至1965年),总是在此上帮船,来回若干次。碧水荡漾、草木鲜活,爱那片柳林枝叶,衣袂飘飘;苍穹无垠,无圆地合,亦有榆树茂密森森,总有枝条随风摇曳。大磨盘上,有妇女洗衣、捶衣、搓衣或拎水洗汰。有人挑水回家,水如天碧,倒至大缸小缸,无需明矾沉淀。

大淖西边往北一点是三圣庵。那东大门外,有三棵参天大树,两棵古柏已有300多年历史,一棵钻天榆也有百年,还长有不少杂树,幽静的丛林与大淖毗连处,长有大片的芦苇。树上有鸟窝十来个,是喜鹊、乌鸦、八哥、画眉、白鹳、鹭鸶、白头翁等鸟的天堂。它们的天敌是老鹰、蟒蛇。大淖中有鱼,其中有一种黄瓜鱼,类似银鱼,通体透明,是北澄子河的特产。偶尔也有龟、甲鱼爬上岸晒太阳。此处大男人下象棋,我们孩子下军棋或跳棋。有的妇女忙着为丈夫做垫肩,或补无袖白掛的布纽扣。有待嫁闺女,为未婚夫按鞋样做布鞋。有男女四人看纸牌,有人在他人伴奏下唱《白蛇传》。有毛家草行或余家炕房为大家准备了一盆大麦茶,任人解渴。还有人比扳手腕,玩石锁的男人30斤重能举10次以上。七月十五晚看放荷花灯,连三太爷及眷属也来观看。荷花灯,彩染的纸,下置木板,点上蜡烛,随水漂流,渐渐绕过沙洲远去。我想念那荷花灯,那明灯美丽而温暖。转眼已过去近70年矣,我想念的外婆已经去世64年。

我的女儿们放暑假,也喜欢到她们的外婆家去。她们的外婆家在界首,就住在运河边上河塘下边。外公见到外孙女来了,乘摆渡船到河对岸高邮湖边,买新鲜的鱼虾给孩子们解馋。我的二女儿小时候曾跟着她的小姨、外婆在界首生活了一段时间,她印象深刻,记得外婆搀着她的手,借过邻居李家的堂屋,上了南大街的石板路。一路上是清晨的味道,卖菜的、卖早点的、扫地的、刷牙的,大家忙活着,她的外婆遇到熟人总是打招呼:“你人家早啊!”后来,女儿的舅舅、舅母在马棚供销社工作,女儿们利用节日假也会在马棚住上几天,算是歇夏。吃冷饮、吃西瓜,舅母还陪着她们到大河里学狗刨式游泳。那些暑假,孩子们是快乐的。

我的外孙晨晨,自小由奶奶带大,星期六下午去接他,他在看老羊带着小羊吃草。坐上自行车车杠小椅,带至外婆家,星期天早晨再送回去。等到他在南京上了小学,就只有放暑假才能回高邮,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婆家度过。早晨,他喜欢吃高邮的连饭饼夹麻团。夏夜,放一条席子在卧室干净的地上,电风扇吹吹凉风,听我现编现“卖”的故事,他就乐呵呵地入睡了。有时我装“唐老鸭”走路,他说:“公公,这是企鹅,不像唐老鸭!”吃西瓜,一顿半个,红瓤黑籽,凉意弥漫。偶尔,他和姨娘家的弟妹们齐聚繁荣路10号婆太太家。那有三间一厨,一个小院落,楼顶上还有一个大平台。孩子们在院子里用砖头、木板搭“桥”玩耍,我的丈母娘可以向第四代讲“搭狗桥”(搭沟桥)的故事。站在楼顶平台上,东边是水泵厂,南面是鳞次栉比的住家屋顶。离运河堤不远,运河中汽笛鸣响,船头皆挂国旗,再远处湖天合一,有红嘴的沙鸥在飞翔。孩子们一直玩到夕阳西下,才乘兴而归。

月　色

□ 谢云海

夜,在吹灭那盏煤油灯的角落里,将黑暗弥漫开来。母亲辗转反侧中悄悄坐起,摸索着拿起火柴盒,连划了几下终于点燃半截烟头。估摸着定然是在火柴盒一侧的根部用力,上面部位前段时间便已经发白打滑。通红的烟头,在布满老茧的指缝间忽明忽暗,仿佛有了一种魔力,引导着母亲紧锁的眉头在她的思绪中慢慢舒展。

此时的月色,透过蒙着塑料皮的窗台,在仰望中像隔了层薄薄的轻纱。

北风越来越大,母亲咳嗽了几声,不一会下了床,蹑手蹑脚地去堂屋搬来两张长凳,把新弹的棉花胎放置在上面。蓬松柔软的棉花胎,母亲是不许我去触碰的,怕万一弄脏。我忽然想起那熟悉的“噔噔噔、突突突”的有节奏的声响。前几天家里请来一位弹棉花的老师傅,村民都喊他“侉子”。一张黝黑发亮的四方脸,整天乐呵呵的,和人说话喜欢比划着交流。他来自山东,冬季里离开老家,挨着村庄一路弹棉花为生。大人们背后议论,言语里满是嘲笑,原来他在老家生了八个女儿。他喜欢摸我的头,看着我的眼神里有一种莫名的渴望。得知我家弹的这床棉花胎是给我四哥唯一的“嫁妆”时,他愣住了,卖力地拉开粗长的牛筋弓弦,“噔噔噔、突突突”的有节奏的声音比原来更加响亮。雪白的棉花在他有力的臂膀下飞舞着,跳跃着。

恍恍惚惚间,听见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,猛然“哐”的一声锣响,似乎要将整个村庄掀翻。那是二姨夫在用力敲打他的铜锣,并大声吆喝:“天干物燥,小心着火!”母亲见我没有睡着,轻声说道:“你四哥后天带着这床棉花胎,去四嫂家结婚了,你会想四哥吗?”我点了点头。她又轻轻说:“唉,就一床棉花胎……你爸爸要是在世就好了,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怪我让你四哥出去招女婿……”说完深深地叹一口气,又点燃一支香烟,眼睛望着越来越模糊的窗户。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醒了:“妈妈放心吧,四嫂家人那么通情达理,会对四哥好的。昨天四嫂送过来那么多蒸好的馒头呢!”“嗯。”母亲答应着,声音里带着一丝宽慰。北风依然呼啸着,我的心里却在盘算明天去四嫂家“压床”,会不会尿床。月色像河床上朦朦胧胧的晨雾,不紧不慢地铺展开来。

过了两天,记得那晚的月亮好圆,隔着塑料皮的窗户,也能依稀看到天空中月亮的轮廓。母亲拨了拨灯芯,问我:“新娘子房间漂亮吗?”我大声告诉她:“可漂亮了,床前的踏板好光滑,红彤彤的发亮,比我们家吃饭的桌子还光滑。他们家的窗户是有玻璃的,可以推开。还有,我们家的那床棉花胎,四嫂用的是最好的丝绸被面,放在床上被子堆的最上面!”母亲长舒了一口气,那张清瘦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。

蛙声如歌

□ 陶鸿江

夏夜的蛙鸣声,像一个个激昂跳动的音符,像一首首恬静舒缓的乡间小夜曲。我家老宅三面是田,我站在老庄台东侧的水泥地上,仿佛置身于散发着清凉气息的田野,谛听蛙鼓长鸣,简直就像欣赏动人心弦的交响乐。

儿时的我胆子很小,夏天的晚上不敢一人走路,怕蛇。看到田野里灯光闪烁、人影绰绰,就知道是玩皮的小伙伴们在捉青蛙,我又心生羡慕。父亲是生产队管水员,经常到田间夜巡水情,只要看到有人捉青蛙,他都要扯着嗓门禁止。夜幕下的吼声就像巨雷,吓得“杀手”们四处逃散。我问父亲:“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捉青蛙?”父亲告诉我:“青蛙吃虫子呢,它们是害虫的天敌、庄稼的守护神!”我好奇,常常在夏夜里帮父亲拎马灯,顺便去看看田里的青蛙。

循着蛙声,来到月光下的秧田边,便看见东一只西一只的青蛙瞪着晶亮的大眼睛,鼓起白腹,有节奏地尽情欢歌。我走近了,它们会一蹬腿,“扑通扑通”地跳进水中。“咕嘎……咕嘎……”,满田青蛙仿佛有谁在指挥似的,整齐而有序地高歌起来。身前身后,远远近近,都有青蛙在演奏它们精彩的乐章,其境界之恬美和谐,是再高妙的乐师也难以合成的天籁之音。蛙声如歌,庄稼拔节,意趣天成,乡村沉醉在祥和美好的时光里。

2005年,我搬到城里居住,以为再也听不到蛙声了,哪知道第一个暑假就听到了,因为我的房子不远处就是农田。听到蛙声,就像回到了老家,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父老乡亲们听到蛙声时的喜悦……

给孙女扎头发

□ 魏晓峰

每天早晨,给孙女扎头发是我最头疼的事情。面对她一夜滚过来的乱糟糟的头发,我心里真是抓狂。不扎吧,这样的乱,既会挡着她的眼睛,影响视线,而且也很不好看,会被邻居说的。扎吧,我根本无从下手。

老天似乎专门跟我作对。二十多年前,女儿的头发让我伤脑筋,又粗又硬的头发,我是怎么也扎不好,好容易梳好了,可是扎头绳的时候,不是这边滑了,就是那边散了,急得一头汗。妻上班早,也顾不上,后来只好扎好了,让女儿倚着被子睡,但是还是会不小心弄乱了散了。好在后来,女儿剪短了头发,也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。没成想二十多年后,又遇到孙女。妻子仍然是早早上班,她尝试用当年的办法,头一天晚上扎好了,可是毕竟孙女太小了,再大的床也不够她滚,头发仍然散乱。

刚开始,我也不给孙女扎,只是帮她梳理清爽,用热毛巾抹平直,然后用妻子买的各式好看的发夹给她夹住头发,花花绿绿、整整齐齐的,倒也好看。可是,小女孩天生对这些花花绿绿的发夹感兴趣,不时地拽下来玩,而且她的头发也软,不太能够夹得紧,所以一会头发又乱了。最后,还是用当年对付女儿的办法,稍微长点就给她剪短了。小孩子天生护头,每次剪头都造大反,跟杀猪似的大喊大叫、哭哭啼啼的。认她狠,花钱到理发店剪,虽然也不情愿,抽抽嗒嗒的,但终究是生人,不敢放肆。这也是暂时的、不得办法的办法。邻居说小女孩剪成男孩子头不好看,该给她扎头发,那样才有小女孩的样子。说得也对,更何况到夏天了,扎起来凉快点。于是,这扎头发是势在必行,逃也逃不掉了。

妻子从店里买了一包好看的头绳,教我先扎一个朝天炮一样的独辫子。我按照她说的,先给孙女梳理好头发,然后划出中间一块往手心里梳,用手揪住,再一道一道地绕头绳。功夫就在这绕的过程中。刚开始没经验,手忙脚乱地绕,却把头发弄散了,或者绕到最后,居然发现还有几缕头发没有绕进去。想就这样马虎一下,可是越看越难受,只好抹下头绳重来。有时扎松了会散,绕得紧了孙女又喊疼,更加地不配合。这个早上真是让我难啊。好在我不笨,多练习几次也能扎得像模像样了,像一个好看的鸡毛毽子在孙女头上一跳一跳的,得到了妻子的表扬。当然不是白表扬的,要有更大的进步。妻子又教我如何扎两根辫子。观看了几次,我也掌握了窍门。先把头发梳理顺了,用梳子勾分成左右和后面三部分,左右分别扎上小辫子,后面留着,这样看上去清爽又好看。妻子直夸我现在越来越有长进了。

与老王同行

□ 汪泰

六月初,坐小车到八桥,与赴宁的大巴接驳去南京。小车经车逻镇闸河村,上来二女一男,男的与我同坐。女的大袋小袋、大包小包,装着时新蔬菜、鲜鱼活虾、土鸡蛋。女人相互打着招呼,交流着一切,一路老雀叫喳喳。上了去南京的大巴,几人分坐前后,我还与闸河上来的男人同坐。

我问前座妇女:“正是大忙,你们倒是不忙,赶着上南京呢。”

女人说:“我们不忙了,儿子在南京忙呢,忙工作,又要接送小伢子上学放学、上培训班。不得办法,到了南京,忙弄饭,接伢子,说话的工夫都不得,麻将也打不成了。”

我问:“家里的田呢?”

女人说:“田把人家种了,口粮田都不要了,拿钱买粮吃,只有点儿菜地。”

“你们走了,菜地哪个管呢?”

“老头子管,隔天浇浇水、上点肥就行了。”

“现在还有哪个少年人在家摸田,都在外打工呢。”我旁边的男人接话了,半天没见他说话。

我对他说:“你去南京是……”

“我到南京给儿子打工,儿子做生意。”他回我。

“真好,儿子做老板,你给儿子打工,两边都放心。你是一个人在南京,还是老夫妻两个?”

“我们都在南京,她给孙男孙女烧饭,买菜弄饭一条龙,我接伢子上学,闲下来就给儿子发发货。儿子做建筑装饰材料批发,前几年开的公司,手底下招了几个人,租个仓库放货,家里有三辆车子,夫妻俩一人一辆上下班,还有辆小货车,平时放在单位,有货就拉。”

“你会开车吗?”

“会呢,平时用不着,骑电瓶车方便得很。”

“儿子给你多少钱?”

“我是做了玩玩的,闲着不得事,又不打牌,就给儿子帮帮忙。”

“儿子给你缴劳保吗?”

“我不要他缴,我有农保,才缴几年,等退休缴一笔大的,缴得多,退休以后拿得多。儿子给手下的人缴,五金一险,全的,正规得很。”他告诉我。我仔细看了看他,六十岁还没到,四方脸,有点黑,戴副墨镜,平顶头,壮壮的,白衬衫,休闲大裤头,手里握部大屏智能机,没事就看一眼。

“你贵姓?”

“我姓王,闸河的。儿子家在南农大旁边,我自己家也在那附近,两家骑车子几分钟就到了。”

他说的南京的两处家我都知道,离我住的小区不远。一个农民家庭,因时代发展引起了质的变化。我对他充满敬意。

小孙女雨函

□ 陆忠场

就在这炎热的6月,小孙女雨函迎来了2岁生日。

2岁的小雨函,真是周周有花样,月月有故事。她父母先后买来了裙子、鞋子、墨镜、玩具、新书等,她总要立马穿上、戴上,玩上、看上,就连很亲近的哥哥都不让碰。她常常无意有意间显摆一回、臭美一番,喜新之后,旧的才让哥哥动动。外出遛弯,小雨函有时看看奶奶的钱包有没有硬币,有时查查有没有带上塑料铲子、小桶、水枪。如果落下了,她都参与找来,否则是不会外出的。她的如意算盘就是,不能影响她投币体验摇摇车,不能耽搁在沙堆上的“作业”玩耍。若是碰到雨停的日子,走近电梯旁的她,有时会突然返回客厅,脱掉鞋袜,换上奶黄式的小雨靴。到了楼下,她专拣路牙旁的小水沟、小凹塘踩踏,“疯”得水珠四溅、路人笑看。那些狗啊猫的,见到这个“小魔女”都让着、躲着。

2岁的小雨函,语言表达尚处萌芽状态。聪颖的她坐上车子,总是指着前面的车载音响,家人即为她播放儿歌。她的最爱是《小青蛙》,跟着哼之舞之。在家里,她有时来到音乐盒前,手指点点,下达指令,我们会意地发出口令:“天猫精灵!……”她或是专心听讲,或是合手打拍,或是表情生动地舞了起来。小雨函有时拿奶奶和我开涮,她手扶高杆鞋拔子,弯腰驼背,低首点头,戳着地板叫着:“老奶奶上南京!”“老爷爷回高邮!”弄得我们接连吃着“开心果”。

2岁刚过,可能因吹空调感冒、咳嗽,小雨函夜里常常咳醒,非得让父母抱着,在房间里颠来颠去,颠够了也就睡着了。那时的她饭也不大肯吃,对玩具也没了兴趣。在家做药物雾化时,起初是哭闹不肯做,还竭力用手推开;过几天,不哭不挡了,有气无力地哼哼;再后来服头了,不声不响,安安静静地做着。适应了雾化,她也从一个小侧面适应和了解着这个世界。